



## 應是山蘭悟畫禪

### ——論范曾的佛學思想

劉繼漢

梁啟超先生有言：「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入世而非厭世，乃積極而非消極，乃兼善而非獨善」。綜觀中國歷史，凡對社會進步做出大貢獻者，絕大多數都對佛學有過研究或是虔誠的佛教徒；至少受到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有的人雖然自稱不是佛教徒，有的人甚至公開謗佛，但在他們的言談中和文字作品裏無不時時引用了禪語佛言，以佛教來完善自己的思想體系。促進了他們在事業上的成就。即使在當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佛教更顯示出了其不可估量的影響。誠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的：「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近年來科學家研究的新成果更進一步印證了佛教的偉大，亦更進一步印證了佛教乃研究宇宙、人類唯一的真理。如著名數學家約翰·馮·紐愛博士說：「人體可能具有一種非物質的識我，控制肉體的大腦和遙控物質。」這正合佛所說的「諸法由心做」，「相由心生」的教義。又如愛因斯坦所說的「量子學的內部是有瘦疵的，個為它把人類

引領到，對於現實產生離奇的虛妄性結論！」這又證實了心經所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及「有相皆妄」是顛簸不破的真理。更有那許多連科學都無法解釋的怪現象，經佛法一說亦就圓融無礙了。」正如金剛經所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唯有大善知識，宿根聰慧者能悟此理。而著名畫家、詩人，學者范曾先生正乃當今之世的一位大善知識。

范曾先生乃當今之世一位曠世奇才，他不僅以驚人的書畫之藝震攝了世界，亦以其廣博的學識，崇高的人品，使世人膺服。不難想像，他之所以能獲得今天如此成就，當初他不知付出過多大的辛勞。所謂「惟日孜孜，無取逸豫」的境況他是深有感受的。誠如他自己所說：「我范曾並非天才，我祇知道每晨五點起牀。」但僅憑自身的奮鬥是否都能獲得如此的碩果呢？古人所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即是最好的答案。對於范曾先生的書畫詩

文的造詣，著名畫家申石伽先生曾經說過：「范曾畫中的氣韻是無可比擬的；這是他宿世的靈氣，即使高手臨摹亦學不像的，實在了不起。」蔡介如先生說：「范曾先生的畫不能說是絕後的，但確實是空前的。」劉海粟先生：「范曾的畫前無古人，超過了任伯年。」先師正果法師說：「范曾宿根聰慧，能為歷代祖師造像，功德無量。……」正因如此，范曾先生的畫已成為世界藝術的珍寶。在日本岡山建有「范曾美術館」，這是中國畫家在國外被外國人建立的永久性紀念館的第一人。據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先生，在其財產保險清單中唯有一幢住房和范曾先生的兩幅畫。法國總理施密特以能在其辦公室內掛有一小幅范曾先生的畫而感到自豪。前不久，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說：「我很喜歡范曾先生的畫，但在美國一打聽價錢，很貴，我買不起。」後來由萬里副總理轉送了一幅給他。……范曾先生的畫越來越被世界各階層人士所愛，所珍藏。

中國書畫藝術歷來是以其氣韻來評其優劣，定其品位的。所謂：「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即此理。要達到此弘旨，必須有高尚之品德，宏遠之抱負，超越之識見，厚重淵博之學問，廣闊深入之生活，而其中唯高尚之品德，超越之識見，又為一切之根本。而此根本又只有在深明佛法後才能獲得。

范曾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成就，究其根源，實賴於佛法的熏習也。他在其所繪的一幅達摩造像上題詞曰：「余兒時敏悟好佛，四歲作蒲團菩薩齋牆圖，遍若千佛洞。總角之年，又愛畫達摩。題：面壁九年成正果，風風雨雨挾江來。余之好佛非迷信也，其實亦無法，應作如是觀耳。」由此可見范曾先生自小深受家庭影響，堅信佛法。范曾先生的祖父范罕，父親范子愚先生皆為通州

范氏的第十一代、第十二代詩人。范罕早歲與李叔同（弘一大師）同學於日本。子愚伯因偶得弘一大師教誨而深信佛法，遂與謬鏡心伯母同皈依潛山蓮海法師。對此子愚伯曾有記述：「余於蕪湖諦閑法師講法華經會上皈依潛山蓮海法師，蒙賜法名妙諦，余亦代鏡心拜求皈依，蒙賜法名妙鏡。」子愚伯篤信佛法，行願堅貞，據范曾夫人邊寶華先生說，子愚伯曾兩次赴京探望范曾先生，他足不出戶，每日拜佛誦經，虔誠之情令人感動。范曾先生亦說：「我之所以有今天，皆賴先父母的教誨，他們不僅教我作詩畫畫，更以他們的大悲心願教我怎樣做人。我的童年就是在『彌陀』聲聲中渡過的。」所以從范曾先生的書畫作品中，時時可以反映出他那自幼就養成的剛正不阿，光明正大的性格，以及善良慈悲的心懷。在他眾多的畫題中鍾馗是他喜歡描繪的人物。但他筆下的鍾馗，個個慈祥可親，一掃歷來各家所繪鍾馗威嚴可怖的神情。他所以如此善念鍾馗進士，用他的話來說，是要借鍾馗手中的青鋒劍來肅殺世界一切邪惡，使正氣得以伸張！他在一幅為法籍華人袁揚女士所繪的鍾馗圖上題道：「平生所繪之鍾馗累百千，世人寶之，以余所畫者性剛烈而貌英偉，驅邪除妖，永保康健，袁揚女士得此可卜幸福無涯。」心懷多麼博大，為人多麼善良！所以有人將范曾先生比作鍾馗：「貌如威嚴，心實慈和」，是恰如其分的。

和所有有成就的前輩一樣，當其成就卓著日，即是遭妒開始時。范曾先生曾受到毀謗攻擊，無數污言穢語一齊朝他頭上潑來。所謂：「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范曾先生蒙受過恥辱，遭到過排擠，作為他這樣一個堂堂七尺鬚眉受此污辱，換作一般人早就屈死了。但他心中深藏的弘一大師的華嚴集句「手提智慧劍，身披忍辱甲」的名言時刻在激勵他，他不僅在精神上戰勝了他們，且在事實上亦使他們狼狽不堪，無地自容。對於佛教中應該

忍辱無諍的教理，他是這樣解釋的：「關係到一己之私的恩恩怨怨可以棄之不顧，可以忍辱負重，但對於大事大非的邪正之辯則寸步不能讓，一定要祛邪扶正。」這和《欲摩迦經》所云「欲摩迦比丘起惡邪見誘佛，諸比丘三說不能調伏」，最後由舍利弗出而調教的經意所相符合。

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范曾先生作畫時，如一泓湖水，平靜無紋，清澈明淨。正可謂無罣無礙，無有顧忌。所以他的作品，筆筆清秀，起逸灑脫，水墨淋漓，氣象萬千。他常說：「我在作畫題詩時，時感有一股噴湧而出的靈感，洶湧不止。這或許是佛菩薩在冥冥中給我的啓示吧。」但他又說：「人在心靈純清時，就接近了釋迦牟尼，也就是所說的佛性，反之，則天壤之遙。」他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某年他偕夫人遊昆明「筇竹寺」，見寺內有五百羅漢塑像，一時興起，作詞一首，調寄「青玉案」，他有感於世態炎涼，人世險惡，借詩渲洩內心的憤懣，所以詞內多有輕漫之意。詞曰：「飄蓬大匠川瀆路，霜鬢滿，無歸處。世態炎涼忘毀譽，一腔怨怒，蒼生盡入五百先尊塑。檀林未見施法雨，佛海堪疑能普渡。莫向天堂祈守護，三千界外，浮沉依舊，別有人間苦。」寫完後請寺內主持閱讀，頗有躊躇滿志之意。主持讀後莞爾一笑，不作評論。祇說：「筇竹寺」又叫「玉案寺」。這使范曾先生大為震驚，難道這僅是巧合？簡直不可思議。此事雖已過去多年，但至今他仍念念不忘。

著名學者，美國費城賓州大學教授顧毓琇先生說：「中國的詩不簡單，李白的詩可唱，杜甫的詩不易唱，王維的詩更是可唱，他的『過香積寺』一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境，空山何處鐘。』是佛的意境。過去中國的文學家，藝術家都受

儒佛影響，佛學是很深的哲學。道教後來講下地獄等等。白居易、蘇東坡亦都研究佛，韓愈原來不信佛，後來亦被說服。研究中國哲學必須研究佛學。音樂、美術家的修養除了文學修養外，亦要研究佛學。」范曾先生作為當代的一位藝術大師，他是深明此理的。要不僅研究佛學，且對很多經偈皆能背誦。邊寶華先生說，他即使在旅途中亦常背誦經文。亦正因爲此，不論他的書畫、詩文，皆蘊藉有味，有佛的意境。他爲南通狼山廣教寺所繪的十八高僧圖，高古飄逸，靈氣極具。再現了爲開拓和弘揚中華佛教大業的歷代大德的莊嚴妙相，他所繪的懷素、漸江、普門以及日本的海大師像，筆簡意賅，境界深邃，寫出了先賢們爲法忘身，慈悲寬宏的偉大胸懷。他所作的詩文婉傳清麗、語義精微，讀後發人深思，回味無窮。如他所作的七絕『咏瞿塘峽山頂老僧』，詩云：「結屋雲霄有老僧，塵根百劫入濤聲，談禪早忘人問話，夜夜追陪峽上星。」不僅寫了景，亦披露了作者對老僧無限崇敬和悲懷的感情。又如七絕『夜作羅漢像於梵音閣』，云：「夜雨燈昏展素箋，梵音閣裏忘塵寰，輕香陣陣迷人醉，應是山蘭悟畫禪。」讀後使人如置梵宮，猶聞幽香，一片寧靜，無憂無慮……雖然如此，他迄今並未皈依三寶。他說：「我不是一個佛教徒，但並不是說我藐視佛教，而是我離做一個佛教徒的標準相距甚遠。我最痛恨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滿口仁義道德，却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宗教，壞就壞在這些偽君子手裏。這些人作惡最多，必墮無間地獄。作爲我范曾，不求虛名，而要腳踏實地直追先賢的足跡，從認認真真地做一個人開始，孜孜不倦地去探求人生的真諦，達到我兩忘的境界。我想，到那時我就心證菩提了吧！」坦坦蕩蕩君子風！不矯作，不掩飾，但又句句契理契機，正合地藏經中：「若有衆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的經義。

老子有言：「欲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此語正合法華經譬喻品：「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之經義。范曾先生是深明此理的。他爲那些紛至沓來的各種榮譽，形式式的諸多奉承，深感厭惡；爲隨之而來的各種流言蜚語，忌妒誹謗更感可憐和痛心。他曾疾書：「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集句，以表心中激憤。他曾對他所處的環境深有感慨地說：「走進抱沖齋（他的書齋名），我便有一種壓迫感，書報雜誌盈箱累案，信札請柬勞形損氣，每隔五分鐘，必有一個電話，每隔一小時，必有一位來賓；有應約而來的，有不期而至的，有熟悉的，有素昧平生的，高矮肥瘦，令我目不暇接。於是我吟出了『而今識得浮名累』的詩句，「抱沖齋」染上了名利場的色彩，於是我想到了逃。不過，再亂，再紛繁，我還得在「抱沖齋」中生活，我想到佛家的「心淨則土淨」，想到「大地即蒲團」，我祇有在自我之中尋找平靜。」他對他自己訂了「三不原則」：一、不收集古玩，二、不收藏名人字畫，三、不玩石頭。他深知一經染上貪愛，煩惱將終身纏繞。所以說，范曾先生即使算不上是一個無罪無礙的人，但至少可以說，他的心胸是博大的，他的意境是深邃的。國外有人將范曾先生比作中國的脊樑，民族的精英，這是毫不過分的。這與他自幼得益於佛化教育，不斷深入經藏有着直接的關係。我想范曾先生是深有感觸的！

筆者有幸添列范氏門牆，對范曾先生是極懷敬意的。作爲一名佛教徒，我從他的繪畫作品，詩詞文章中獲得無數教益，他直接和間接地啓迪我以繪畫弘法，以文字弘法，以及不畏邪惡，扶持正法的精神。我常在冥想，范曾先生或許就是應居士身的大菩薩在指點我吧？南無阿彌陀佛！

（完）

（上接第31頁「南寧重建三寶堂」）

青秀山位於南寧市近郊。整個山區，包括鳳凰嶺，鳳凰嶺、帽子嶺、雷劈嶺、佛子嶺、山中嶺、豹子嶺等大大小小十八個山巒。羣峯起伏。雄偉秀拔。岩洞遍佈。清幽逐塵。上有甘泉湧滴。下有邕江環拱。主峯鳳凰嶺，海拔二百八十七米，氣候溫和。樹林覆蓋，花木榮茂，古木參空，乃粵西的勝境也。

宋明時代，山上先後建有妙超寺、萬壽寺、大佛寺、青山寺、竹味庵、白云精舍、三寶堂、尊經閣、龍象塔等寺宇。祀奉像座。佛儒道三教均具。並儲有大藏經。僧道集居。香火鼎盛。直屆民初。因歷遭兵災戰亂，波及寺宇，經像被毀，僧道走散。致全山荒蕪，遊人絕步。

近年得到政府關懷，進行復建青秀山，闢爲風景區。龍象塔及一般岩洞亭臺已恢復重建，並正式開放。接待中外遊客，漸成繁榮。

但有關寺宇經像，因緣未湊，尙莫提及。

鳳凰嶺上舊「三寶堂」址，尙存石像兩尊，乃青秀山僅存的文物也。露天以座，日晒雨淋，歷經多秋。益泉見及於此，乃向有關部門呼籲。得到青秀山風景區主任鄭昌華同志大力支持，向羣衆募緣，重建「三寶堂」、大殿於鳳凰嶺。

現大殿喜告落成，並計劃繼續建設兩側副殿及廂房、客廳、藏經樓、念佛堂、膳廳、宿舍，及重造金身聖像。並準備迎請「大藏經」珍存。但在此招募有限，棉力無多，深切希望十方大德，發心善信，給以支援。俾大化重現於邊地，法輪再轉於粵西。爲此懇切的請求我公，倘荷視爲因緣可能。祈將蕪函載於《內明》一次。如蒙各方惠助，函款均請寄滙到廣西南寧市青秀山風景區辦公室轉交三寶堂收可也。尊此奉懇。敬請慧安

1988.11.21 黃益泉作禮